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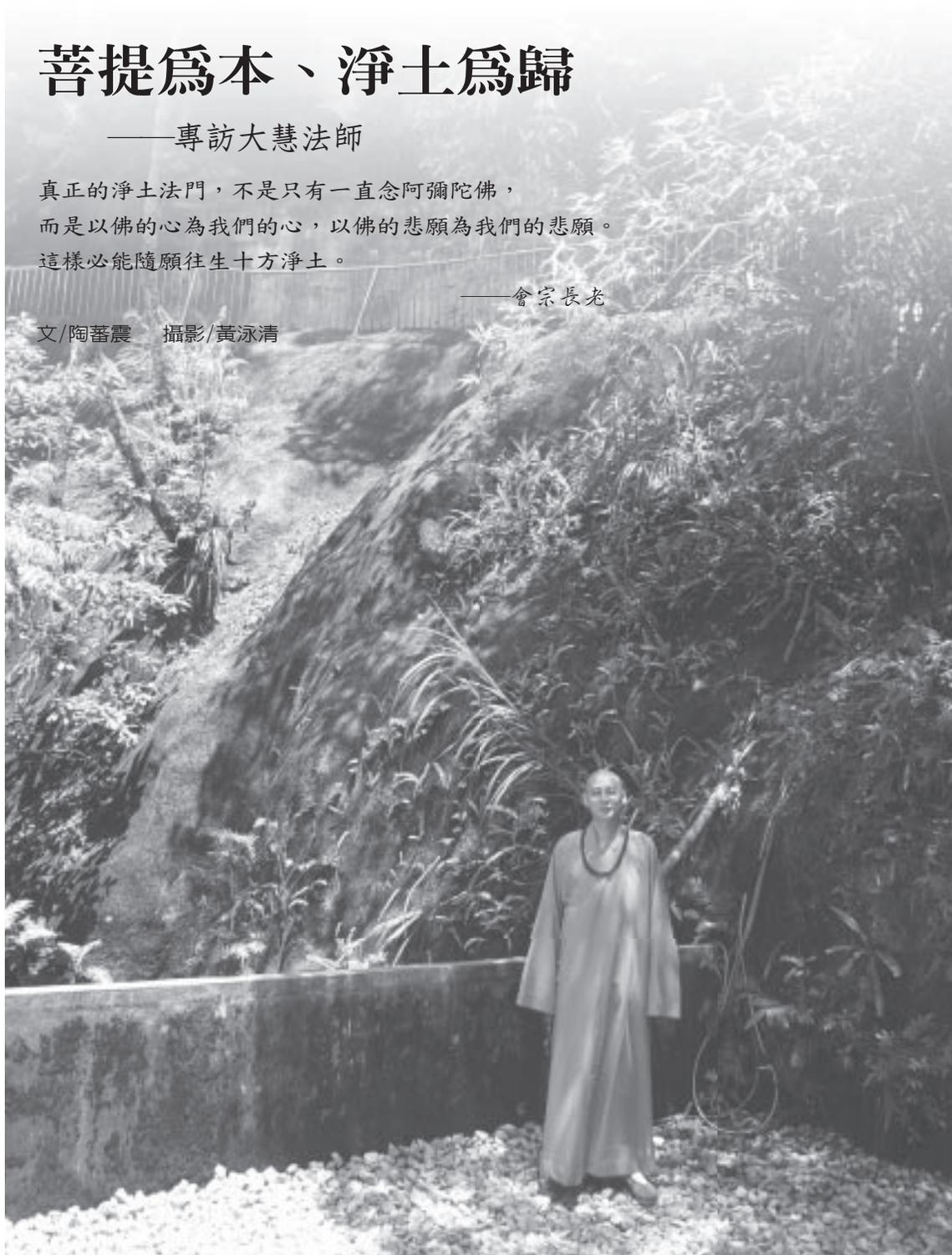
菩提爲本、淨土爲歸

——專訪大慧法師

真正的淨土法門，不是只有一直念阿彌陀佛，
而是以佛的心爲我們的心，以佛的悲願爲我們的悲願。
這樣必能隨願往生十方淨土。

——會宗長老

文/陶蕃震 攝影/黃泳清



大慧法師攝於汐止廣修禪寺

車子沿著汐萬路愈走愈清幽，經過柯子林橋後的叉路再往北迤邐前行，眼前出現寫著「入三摩地」、「以戒為師，尊法成佛」的石碑，忽然覺得自己彷彿走入叢林道場、世外桃源。在雲南騰衝的和順古鎮，一個人沿著石板路尋找中天寺時，映入眼簾的不也是這樣的景致嘛。

念頭拉回如夢如幻的現實，再往上，看到了汐止廣修禪寺的主體建築。通往禪寺的柏油路邊，一位師父正拿著竹掃帚掃地，庭院樹木修剪得有形有款，石桌石凳在園林一隅默默等待有緣人，這一切的一切，「何似在人間」？

下得車來，實實在在地踏上汐止廣修禪寺的土地，廣進師兄領我拜見住持和尚大慧法師，他是僧伽醫護基金會副董事長暨執行長會宗長老的高徒，目前擔任僧醫會健保委員會主委，今年五月九日母親節，成功地舉辦一場感恩園遊會，為僧伽安養如意苑募款。

廣修一支香

大慧法師親切地帶我們到大殿禮佛，極彩雕塑的西方三聖令人由衷地心生歡喜。他介紹道：「這裡有所謂『廣修一支香』，就是上午八點到晚上八點，信徒隨時可以自己來佛堂自修一支香的時間。」

廣修禪寺的信徒真是有福報。「一支香」的美意應該是一種方便和提醒吧！讓想精進用功者隨時有好環境做功課，收效更大；讓忙碌的人能提醒自己每天至少花一支香的時間親近三寶、沉澱心



大殿的觀世音菩薩。可惜本刊為節省成本只能印黑白的，看不出極彩的色調與層次

靈，滌除塵慮，點亮心中明燈。星雲大師的佛光菜根譚上說：「念佛一支香，身心合一，渾然忘我；禪坐一炷香，人格昇華，自在灑脫。」由此可見「一支香」的殊勝。

說起廣修禪寺，不能不提到開山的延定老和尚。民國五十五年，他從台南開元寺雲水遊化到「日月洞」，為周遭自然靈氣與美景所吸引，向原本在這裡修行的人買下日月洞周邊土地，披荊斬棘，歷經數十年才奠定今日的道場基礎。

老和尚每天早課三炷香，誦金剛經、結金剛手印、禪坐，非常感應，許多人向他請益因果，所說非常靈驗，他都說是佛祖的功勞，度了很多人。大慧法師說：「俗家母親最初也是向老和尚請教因果而結緣。母親雖然不識字，也不盡了解佛法深義，但是對法師總是很虔誠地供養，遇到化緣的法師，一定恭敬地

請到家裡，並且叫我們拜師父。我們就學著母親拜。」大慧法師稍長後才知道，母親除了護持延定老和尚外，還護持好幾位長老，如香光尼僧團的悟因長老尼，新店屈尺的明定法師等等。

由於全家都以母親為中心，她走到哪裡全家就跟到哪裡，大慧法師從小也常跟著母親去道場。記憶中，大約四歲的時候，到當時還在台北的悟因長老尼道場，中午在法師的寮房午休，起床後看到僧鞋喜歡得不得了，跟母親吵著要穿。長老尼對他說：「不行。長大以後出家才能穿。」當時不知為何看到僧鞋就有很親切的感覺，油然地心生歡喜很想拿來穿。很多年以後，他的師父會宗長老說他「宿世善根」，使他又想起這件童年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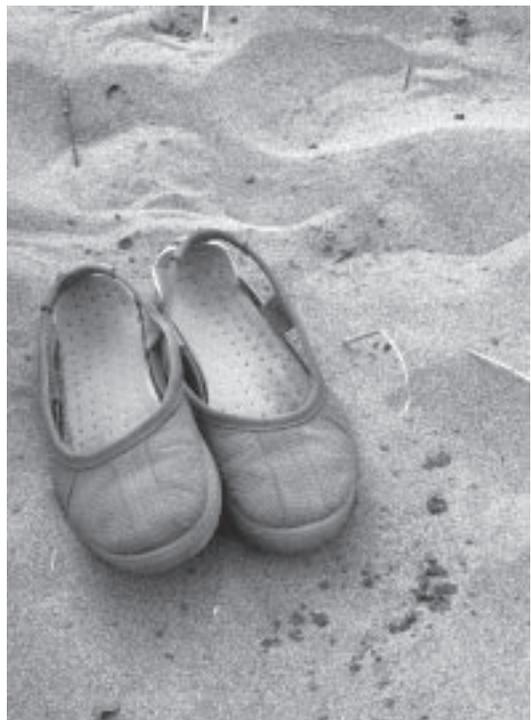
上報四重恩

廣修禪寺地處偏遠，交通非常非常不便，所有物資—米、菜、瓦斯…等都要靠人扛上山，非常艱苦，也格外需要人手。大慧法師的母親總是選擇到偏僻而最需要人手的地方，常常到廣修禪寺幫忙，孩子也自然成了她的跟班。大慧法師十二歲時，二哥正值叛逆期，不聽話，讓母親傷透腦筋，不知如何管教。延定老和尚很慈悲，要母親把他帶上來住。才住了沒幾天，山上發生大火，因為都是木造平房，火勢一發不可收拾。老師父雖然倖免，但大慧師父的二哥卻往生了，這件事發生後，這裡成了全家人的傷心地，他的母親雖然還是護持老和尚，但是為免觸景傷情，從此，每年

幾乎只在祭拜兒子時才來。

小時候看到僧鞋就很歡喜，又因為母親的關係，大慧法師有機會親近很多法師。但之所以生起出家念頭，是緣於聽到如本法師的一句話。法師二十歲左右時，電視弘法正時興，他很喜歡聽電視上的講經說法。有一次他和大哥同時聽到如本法師開示：「一子出家，九祖升天。」兩人同時都有了出家報父母恩的念頭。母親也非常贊同，叫他們不必擔心父親和家裡。但是後來大哥很快認識大嫂，結婚且有了小孩，只有大慧法師一直堅定志願，順利圓了出家心願。

民國八十二年開山和尚圓寂，會宗長老接受囑託管理廣修禪寺，但是大部分時間還是雲遊四海度眾，寺廟讓僧團運作。大慧法師的母親在這段道場最缺



大慧法師四歲時看到僧鞋就喜歡得不得了



大慧法師在廣修禪寺客堂

人的時候，天天上來煮飯。也剛好在這個時候，大慧法師向母親提起想找道場出家的意願。母親說：「我們跟老師父因緣深厚，現在這裡沒什麼人，你就到這裡來吧。」聽話的他就跟著母親來到廣修禪寺，但是在會宗長老真正回來管理以前，大慧法師一直依止這個道場，而不是依止一位法師。他什麼也不懂，誰當家帶領他就聽誰的，但是因為沒有佛學基礎，想用功卻不知從何下手。道場排的作息和功課非常嚴謹，早晚課和出坡外大部分時間是打坐。大家都依著時間表做功課，可是沒有法的指導。他還記得，第一次打坐時東張西望，看別人在做什麼，卻也看不出個所以然，只覺得時間怎麼過得這麼慢？所以第一支香結束後他就不願意再回到大殿。法師派人找他，他不肯進去，一位師姐跟他說：「你就數呼吸啊，從一數到十。」他聽了這話，才又進大殿打坐，自己數

呼吸，這次他不再覺得時間漫長難捱，還沒數到十，一支香的時間已經到了。

參學與晉山

這樣過了一年半後，他覺得自己應該讀書，又因為想起兩年前的某一天，他第一次見到會宗長老時，居士介紹他是某某人的小孩，想要出家。長老馬上說：「我幫開山師父度你出家，將來這個道場就交給你管理。」當時他根本沒有放在心上，覺得這簡直是天方夜譚。如今，想讀書的他憶起第一次與長老見面的往事，又聽說會宗長老在南普陀佛學院當副院長，於是決定到南普陀讀書，希望能跟會宗長老出家。到台中南普陀後，他左等右等，等了一個月才終於見到四處雲遊弘法利生的會宗長老。記得那一天是民國八十四年農曆九月十九日，也是廣化老和尚每年為徒弟剃度的日子。他看到會宗長老從廣化老和尚寮房走出來，趕緊跑過去跪在他面前說自己想出家。長老起先說：「很好啊！你等明年九月十九日跟廣老出家。」他表明自己要跟長老出家的意願後，長老當下就說：「好，但是必須回廣修禪寺出家。」民國八十四年農曆十二月初八，大慧法師在廣修禪寺圓頂。

提到日後的參學，大慧法師說：「佛法講『信解行證』。在還沒出家前，我已經認定師父講什麼我就做什麼。雖然當時不知道師父的用意，如今回過頭看，很慶幸自己的絕對相信、絕不懷疑，也深深體會到恩師栽培弟子完全沒

有私心，而是爲了佛教，爲了弟子的法身慧命。從師父的身教，我體悟到自己的責任，因此對於廣修禪寺的弟子，也一定要教他們。目前這裡有成佛之道、基礎佛學等課程，也定期拜懺、佛七、八關齋戒，平日也會利用機會講述佛法，他們才不會只修福而不修慧。如果那樣，我豈不是辜負了他們學佛的心？」



大慧法師與護法居士在禪室用齋

從沙彌時大慧法師

就跟著會宗長老到馬來西亞，也曾護持民國八十五年南普陀寺廣化老和尚主辦的半年期的傳授三壇大戒。那時候會宗長老是佛學院副院長，也是戒會開堂和尚。戒會期間廣化老和尚往生，他見證到一個修行者的真正實證，預知時至，自在往生。大慧法師回憶道：「我記得他老人家住院後，一天我開車載會宗長老、仁清法師、淨旭法師、如圓法師等人到醫院看他。他看到我們非常慈祥，開心地說我願滿了要走了。如圓法師就跪下來說，老和尚你要示現，讓我們有信心啊。老和尚笑笑沒有說話。第二天我們再去看他，他心跳又加快，我看到他用一個念佛機的耳機放在耳邊，嘴裡一直念阿彌陀佛。眼睛閉不起來所以用毛巾蓋著，他只是——一直念佛。看到他病重時仍一心念佛，我真的既敬佩又感動。不敢打擾他老人家太久，我們就

回寺了。晚上七點多，聽到鐘鼓齊鳴，是老和尚回南普陀來準備捨報。他進到方丈室，坐在每天聽經看經的小課堂座位上，會宗長老、淨旭法師、侍者等人在他身旁，其他包括戒會的一百多位比丘及護持戒會的佛學院學生都在外圍。我們一直在念佛，念了很久很久，我心裡不禁想，老和尚怎麼還不走呢？後來才知道他老人家其實在坐好之後已經走了。他是坐著往生的，坐姿及神態看上去和生前一模一樣。」

傳戒圓滿後南普陀寺選住持，很多人推選副院長會宗長老接任，但是他婉拒了，在解夏後帶著七八個護持戒會的弟子回廣修禪寺。大慧法師在南普陀佛學院的學業至此也告一段落。

會宗長老希望弟子都能讀佛學院，也要求弟子必須背熟一部經才能受戒。民國八十五年農曆十二月初十，大慧法師

在泰國受比丘戒，親自體會了南傳原始佛教的生活，後來又在會宗長老安排下就讀福嚴佛學院，學習漢傳佛教教理，持誦大乘經典。這樣的經歷，培養了他的世界觀，他非常感恩師父會宗長老的栽培。

民國九十一年，大慧法師從師父手中接下廣修禪寺住持。為落實諸佛菩薩護念眾生悲智的心，以會宗長老所倡：菩提為本、淨土為歸為宗旨。他深深地記得會宗長老曾開示：「真正的淨土法門，不是只有一直念阿彌陀佛，而是以佛的心為我們的心，以佛的悲願為我們的悲願。這樣必能隨願往生十方淨土。」大慧法師期許自己以這樣的心力度化更多人，積極推動佛法護念的工作，寺內定期有共修法會、八關齋戒、三昧水懺、佛學講座、福慧兒童營、朝山等淨化身心的活動。而他自己修行用功，則常常以「堅住正念，忍心不動」惕勵，他說：面對各種境界，都是自心所現，有正知、正念，修持忍辱很重要。

僧伽安養如意苑

師父會宗長老接下僧伽醫護基金會執行長後，大慧法師義不容辭地協助師父的宏願。為了拋磚引玉，今年佛誕節暨母親節那一天，舉辦了感恩園遊會，為僧伽安養如意苑募款。提到僧伽安養如意苑，大慧法師說：「僧醫會是一個指標性的基金會。在醫療上出家人較弱勢，僧醫會是打破各教派各山頭藩籬的，這樣的悲願很了不起。……長老給



我們很正確的方向，僧伽安養如意苑更有指標性意義，後龍彷彿一塊璞玉，不要造作太多東西，要跟大自然融合，讓僧俗到此不想走，走了還想來。而為了這樣的理想與祈願，佛法藝術化很重要。日後，如意苑若能做到有諸山長老、大善知識，有內涵又有美學，就成功了。」

採訪結束，我們在廣修禪寺新整修的禪房午餐。禪房的大片窗戶正對著青山，美景天成；回頭望，背面的岩石與修竹又是另一番景致，夜晚打燈後一定很吸睛。這間禪室是「食養文化」的林老師設計的，可以多功能運用，打坐、看書、品茗、用餐、開會…，無所不可。歸途的路上，想起法師希望僧伽安養如意苑能讓人「到此不想走，走了還想來」，廣修禪寺不正也是朝這樣的目標規畫，而且已經做到了嘛？至少，我一定再來的。